

随笔

陪梅花再坐一会儿

王祥夫 文/绘



华诚最近出版了一本随笔集,书名便是《陪花再坐一会儿》,这书名可真是好,竟让我想起日本川濑敏郎的《每日一花》,没事翻这本书,看看里边的各种花,感觉是一种休息。

华诚的陪花再坐一会儿,分明是已经坐了一会儿了,而舍不得那花,就索性再陪它坐一坐。这简直就是诗一样的好。这又让人想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那个名篇《花未眠》,文章写得真是静气,深夜里一花一人相对,有无限的意思在里边,但要想把这意思说清楚好像还不太可能。华诚的这个再陪花坐一会儿我想应该也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,如果像数年前我们去武汉大学去看樱花,人像潮水一般流动来流动去便全没了一点点意思,感觉像是在集会,我个人不太喜欢集会,太热闹的事我也不太喜欢,樱花开的时候,人自然会多,在树下铺开一块洁净的白土布,然后大家都静静坐在那里,什么也不说,什么也不做,只看花,花是主人,人是客人,是人在陪花。就像我们民间的陪客,主客一时衣衫干净面目也端正正好,即使是不说什么心里亦是满满的喜悦。

总记着那一年,随好朋友去了一个叫“红沙坝”的地方,那地方远远近近不见一个人影,青天白云真是阔远,往山坡上走,且有清风从上边拂然拂然地吹下来,一上山坡,那株开花的大树便赫然出现了,那么大的树,满树的繁花,百朵千朵俱静静地开着,我们一时都没了话,人世间的惊艳便是这样,只有无限的爱意,却找不出一句话来说。这样的大树繁花,原来竟可以是全不管世外的管弦与人间万丈的红尘,竟开得这样静好。多少年过去,我还常常想起这株开满繁花的大树,就像时时会想起昔日的情人一样。如果这株树还在,春天的时候真想再去陪它坐一坐。这种心思也真是好,只想一想也便好到十分。不知道华诚是陪什么花再坐了一会儿?

我呢,此刻想到的却是梅花,要陪梅花坐坐,也不要香雪海那么多的梅,也不要南京元墓那么老的梅——也着实太多,只希望有那么一株两株,静好地开着。梅开的时候天气还不会热,所以陪梅花去坐那么一坐还是要多穿一些衣服,如果恰好还刮风或者下着雪,最好还要戴一顶棉的风帽。现在看古人的画,常见有人戴着这风帽在那里行走。风帽一般都是棉的,没见过有单的风帽,而且要以布的好,老和尚们现在还有的在戴。而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许多同学也都在戴,戴着这样的帽子在操场上跑来跑去,风帽原是极普通帽子,只不过帽子的后边一直披下来可以把后边的脖子全部遮严了,披下来的这部分若是再大一些还可以把肩膀也顺便遮盖住,这样可以不让风吹进去,风帽可以说是最普通实用的一种帽。戴着一顶这样的风帽,穿着厚墩墩的棉衣,与梅花一同坐在风雪里,之外不要任何别的东西,既不要茶也不要烟斗。

有时候我想,什么时候有机会我就是要这么陪梅花好好坐一会儿的,只可惜今年是来不及了,南方的梅花大多都已经开谢,即使没开谢,今年也好像没这个心情。那么,就在书本里陪梅花先坐一坐吧。

人物

原因各有不同,结果基本相同,年人均收入全都不足2000元。还有就是贫困程度有所不同,比如朱振忠因学、因病、因灾致贫较为突出。朱振忠去年因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。那时省里还没有出台健康扶贫“三保险、三救助”政策中的“136”政策。这项政策规定,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“三保险”报销,确保住院总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90%以上。其中,医保目录内费用,个人自付住院实行“136”控制机制,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个人年度负担总额不超过1000元,在市级医院不超过3000元,在省级医院不超过6000元。朱振忠没赶上这项好政策,

一场手术花光了他全家的积蓄不够,还欠下了一大笔债。他的孝顺女儿朱金花因此被迫失学,不得不在家照顾生病的父亲和祖父,同时承担起养家的责任,拿起鞭杆去放了羊,成为一个女羊倌儿。

杨河芬和朱胜康、南兴国、夏春涛商议了几次,决定向张西河乡党委和政府做一次详细的情况汇报。由杨河芬汇报,朱胜康补充,驻村扶贫工作队成员老张和小王参与。张西河乡党委杨书记听了汇报,半晌无语。杨书记说:“听了河芬书记的汇报,心里很不好受。相信同志们和我的感受一样。你们在扶贫一线工作,环境艰苦,任务重大,作为乡党委书记,我代表乡党委、政府向你们表示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64
蒋蒋
京购
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连载

感谢。许家窑村的情况,我有所了解,但了解得没有你们深,没有你们透。扶贫工作是当前从中央、到省、市、县都极为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作为乡,责无旁贷。对于你们的工作,以后我会特别关注积极配合,必要时还会主动靠前。你们做出的规划,乡里研究后会全力支持。”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27
王宏伟
编著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特别是她在台上本真地高歌:“啦啦啦,啦啦啦,我是卖报的小行家……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……”尤其令人难忘,虽然歌声中还夹杂着上海方言,但却不胫而走,广为传扬,久唱不衰。后来在聂耳帮助下,“小毛头”告别报童人生,掀开演艺生涯序幕,并迅速成

为上海滩一名小童星。不久,导演费穆计划拍摄电影《人生》,一直找不到扮演童年阮玲玉的最佳人选,经聂耳推举,“小毛头”前来试镜,竟被导演一眼相中。因为有了在《扬子江的暴风雨》中的出色表演,所以这次“触电”演电影,“小毛头”表演得很到位,演活了童年阮玲玉,受到观众称赞。

进入演艺圈后,“小毛头”身价倍增,可是她却大字不识一个,别说剧本,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这时,有位自称姓张的影迷,找到她说非常喜欢她饰演的角色,并愿意资助她去学校读书,还为她取了个动听的名字——杨碧君。从此,“小毛头”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芳名。

就这样,杨碧君进入上海培华小学,毕业后又进入南洋中学,学业一直名列前茅。直到1982年,杨碧君才知道当年资助过自己的恩人真名叫张光锐,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。

中学毕业后,不满20岁的杨碧君成功主演了《青春》《暴雨梨花》《寒江落雁》《迷途羔羊》等十多部影片,成为红极一时的影坛明星。1944年,中华文化传播公司出版了《100位男女明星特写》,杨碧君名列第41位,除了介绍她的演艺生涯外,还配发了一张楚楚动人的明星照,足见其当时事业如日中天。此时,杨碧君还找到了自己的爱情。她和丈夫严折西的缘分还要感谢聂耳。



绿茶/绘

郑培凯

书乡的笔墨记忆

回味

还有一批是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买的复本,有洪业过世之后捐赠的藏书,有赖肖尔捐赠的《哈佛亚洲研究集刊》,从创刊号开始的二十多册。离开美国到香港教书的时候,走得匆忙,都一并交给舍弟清理,捐给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公立图书馆了。此外,我以前喜欢读推理小说,因此购买了所有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与乔治·西默农的探案小说,大概总有一百多种,也都随手散去了。

也有些书,因为研究所需,我一直随身携带,半个世纪下来,也就成了珍稀之物了。如阿瑟·韦利的《敦煌歌谣与故事》(George Allen & Unwin, 1960第一版),潘承弼、顾廷龙的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(上海开明书店,1941年版),顾苓的《顾云美卜居集手迹》(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58影印版)。这一类的书,手边实在不少,都是平常使用的,在藏书家的眼里,不过是砖石瓦砾,连古籍都算不上。倒是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有所不同,因为扉页有顾廷龙先生亲笔的题识。

绿茶画的当代书房,范围相当惊人,包罗了文人的二十二间、学人的二十七间、书人的二十四间、友人的三十二间、故人的十五间,总共画了一百二十幅,其数多于《水浒传》中一百零八将,比陈老莲画的《水浒叶子》要多得多了,可谓壮举。许多人的书房都有别致的名号,如钟叔河的念楼、陈子善的梅川书舍、李辉的看

云斋等等。他还请每位书房主人列举几本推荐或珍藏的图书,让人看得心痒难挠。虽然我的书房已经成了堆栈,从来没能挂上书斋的匾额,我却曾经有过假想的斋名,还有名人为我题署。事缘二十年前,王己千(季迁)先生来香港看画,到访城大中国文化中心,我请他为中心大门题写楹联,用朱熹的“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涵养转深沉”联语。他问我不要再题写什么,我就随口说,帮我题个斋名吧。王先生很客气,问我书斋雅号是什么,其实我那时在香港还没有买房,没有自己的书斋,临时想到了《礼记·学记》的句子,“学然后知不足,教然后知困。然后能自强也”,就说“知不足轩”很适合我。王先生回酒店休息,第二天请朋友送来了一尺半的大字条幅“知不足轩”,墨浓笔重,气韵生动。我请师傅装裱加框,足有二尺来宽,因为体积偏大,一直收着。有了书房之后,想挂出来,却找不到适合的空间,这么一拖,书房成了堆栈,书斋之梦不再,斋名题匾也就淹没在书灾之中了。

绿茶图绘了百多间现代读书人的书房,有极为珍贵的善本收藏室,有琳琅满目的高雅书房,也有我家这种书籍的堆栈,显示了当代藏书与堆书的真实情况,反映了21世纪中国读书人孜孜矻矻、念兹在兹的环境,在中国图书史上,为私人藏书与书房记下了珍贵的笔墨。